

补丁集

〈文集〉

2

HUAJUNWU VOLUME
Collected works

华君武

集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补 丁 集

目录

第一辑 往事琐忆 · 1

延安岁月 · 2

毛主席看漫画 · 10

“鲁艺”漫忆 · 12

我读《西行漫记》 · 14

革命的草台班子 · 16

快乐的回忆 · 19

忆抗战时期的一些漫画家 · 21

一幅小画 · 23

上海不了情 · 25

旧事重提 · 29

烧鸟华 · 32

主客问答 · 35

战士黄新波 · 45

石鲁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· 48

纪念齐白石 · 50

冯森同志走得太早 · 53

阿鸽印象 · 55

默默耕耘 · 56

悼黄胄 · 58

第二辑 随笔杂感 · 61

我爱足球 · 62

茶事杂忆 · 65

六十小弟弟 · 68

音乐与我 · 70



华君武集

- 名正言顺 · 73
- 说老不老，说小不小 · 74
- 从写信说起 · 76
- 说殡仪 · 79
- 拍照出丑记 · 83
- 谈漫画大赛 · 85
- 画外功夫 · 87
- 报纸编辑也要把艺术关 · 89
- 灭鼠运动 · 91
- 议论“一稿多投” · 93
- 戴高帽儿 · 95
- 少封一些大师 · 96
- 奥野诚亮遗臭万年 · 97
- 一张贺卡 · 98
- 人和鸟的厌食症 · 99
- 克隆一个孔乙己 · 100
- 不要胡编乱捧 · 101
- 第三辑 艺术杂谈 · 109
- 一幅有味道的油画 · 110
- 外行谈建筑 · 112
- 从农民画看农村变化 · 114
- 画画是美的教育 · 116
- 后来居上 · 118
- 为乡亲们开画展 · 120
- 为《张天翼寓言》作插图 · 122
- 美人画 · 124
- 小谈插图 · 127



补 丁 集

救救宣传画 · 129

第四辑 漫画散论 · 131

谈漫画 · 132

无题有感 · 135

从青年漫画谈起 · 137

赞车间漫画小报 · 139

让病人出一身汗 · 141

小鸟精神 · 143

从《童年小记》想起 · 145

小议漫画 · 147

漫画家应当多读点书 · 149

评画小议 · 150

漫画创作走向繁荣 · 152

柯文扬和他的漫画 · 154

不像书评的书评 · 155

万事起头难 · 157

《宣言》小议 · 159

漫画诀窍 · 161

吕鸿群的人像漫画 · 163

专题系列漫画 · 165

漫画应反伪劣 · 169

放眼世界 · 171

法国漫画家桑佩 · 173

访日漫画见闻 · 174

中国漫画在新加坡 · 19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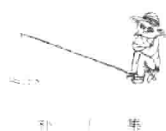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辑 序跋书札 · 193

丹麦斯文·奥托·绥编绘的《扬子江边的儿童》· 194



华君武集

- 子恺先生 · 195
- 《华君武漫画 1945 — 1979》的一些说明 · 198
- 漫画要有感而画 · 201
- 《华君武漫画 1984 — 1985》序 · 202
- 《华君武漫画 1986》序 · 203
- 漫画离不开生活 · 205
- 祝贺河北邱县“青蛙”漫画小组成立 · 206
- 《幽默大师》发刊词 · 207
- 《中国漫画——1900 至现在》序言 · 209
- 努力培养幽默感 · 210
- 祝半边天漫画 · 212
- 《中国漫画书系·华君武卷》前言 · 213
- 中国漫画家的荣耀 · 215
- 祝贺生日快乐 · 216
- 为丁仃同志《小大由之》文集写序 · 218
- 晁楣及北大荒版画 · 220
- 贺朱屺瞻百岁 · 222
- 为徐城北作漫像 · 223
- 我和《新民晚报》 · 225
- 幽默源于洞达世事 · 227
- 尊重艺术家的劳动 · 230
- 保存风俗之重要 · 232
- 致叶浅予 · 233
- 致韩尚义 · 235
- 漫画家应有文学修养 · 237
- 幽默应贯穿于漫画中 · 239
- “动画卡通”译法欠妥 · 240



第一辑 往事琐忆



华君武集

延安岁月

我写了以下回忆片断，给有的同志看了，说是还有一点意思。从这些生活片断里可以看到，尽管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很艰苦，但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，大家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。可也有一些同志说，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的一些变化不大好写吧？我想其他的文章里会写那些大事情的，但是恐怕没有人会写这些小事情，所以还是写出来让一些当年不在延安的同志看看。

宵夜糍糊

延安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，所谓比较，是说前方的生活比延安还要艰苦，延安三餐起码都有小米饭、萝卜、土豆吃，逢年过节还要改善生活会餐一顿。我们刚到延安，身上都没有钱了，晚上去参加晚会回来，肚子饿了，又没有吃的，刚好白天糊窑洞的纸窗户还剩下半碗糍糊(是白天总务科发的面粉)，便拿来吃了。虽然时过四十三年，但是到今天还能回忆起当时那碗糍糊的美味来，要知道，在那时并不是经常有糍糊可做宵夜的。



孙 丁 集

开荒龙摆尾

1941年，毛主席号召大生产、丰衣足食，“鲁艺”师生，身体弱的纺线织毛衣，身体好的上山开荒，天还不亮扛着锄头上山，收割时背着小米下山。很多从“国统区”来的同志，虽然从没劳动过，可情绪很高，手上都打起了血泡，也没有人叫苦。开荒就是挖地，大家排成一线就叫龙摆尾。大家一齐上，也叫两勤夹一懒，想懒不得懒，你在集体里，也不甘心落后，一会儿就开了一大片。哨声一响，喝水，抽烟，衣服都脱掉了，躺在地边休息。我们有的人还被选为“鲁艺”的生产模范。

游泳和溜冰

“鲁艺”搬到桥儿沟，离延河不远，天气热了，我们就到延河里去游泳。我和戏剧系的李诤同志去游泳，他水性较好，但失诸冒失，未知深浅，就从高处跳下，一头扎在河床上，当时就抬到柳林店的和平医院抢救，结果末梢神经受损，造成了他以后的残废和不幸。

延安是欢乐的，我们当时都是青年人，大家想着办法来玩。冬天，延河结了冰，就想去溜冰，许多从北京来的学生就想法打冰刀。要打冰刀，就去找日本鬼子轰炸延安时留下的碎



弹片，然后画了样子交给南关铁匠铺去打。没有冰鞋，就把冰刀钉在一块做成像鞋底一样的木板上，再用绑腿捆在布鞋上。脚痛得要命(可以想象缠脚的痛苦)，但还溜得高高兴兴。此中老手是戏剧系的于亚伦，即电影演员于蓝的哥哥，可惜他在“十年浩劫”中被迫害死了。

赢了喝酒

那时，只有在逢年过节，或者发了津贴(我们的津贴只够买四两白酒、一只猪蹄、两包旱烟)才能喝点酒。会餐喝酒，本来是划拳输的喝酒，因为酒少，所以改为赢了才能喝酒，这也是延安的一种创造发明。延安当时的小商贩，卖酒都做些手脚，酒里掺水、加鸽子粪(据说易头晕，就以为酒浓)，加石灰(使人感到酒烈)，这些都不管它了。喝了酒也发酒疯，我就拉住冼星海同志，不让他去城里指挥音乐晚会。

马 粪 烟

大家都见过晒干了的马粪，其实都是经过发酵的干草。延安有一种山西曲沃来的旱烟，也很像马粪，因此就被称为马粪烟，扁方形的小纸包，在当时还算是高级烟哩。朱吾石(米谷)自己雕了个烟斗抽旱烟。某次连日下雨，下山不易，正巧他旱烟抽完了，没有钱买烟，犯了烟瘾。我和焦心河下山，路过一



补 丁 奥

个马棚，两人使了坏，拣了点干马粪上山，骗他是从别人那里要来的一点旱烟，米谷大喜，猛猛地抽了几口，其实真的马粪烟也是掺了许多草的，所以他也不辨真伪。事后当然也告诉了他，不免挨了他一顿骂。

小 菜 园

在西山美术工场，我和古元住在一起。我们在半山合种了一块小菜地，种着葱、蒜、辣椒、西红柿、萝卜、圆白菜。那时，偶尔也有一点稿费，这在当时就是非常特殊了，可以买点羊腰子和羊油，羊腰炒蔬菜是我们当时的小锅菜。当时还有一种美餐，买来一根羊脊椎骨，加上萝卜、西红柿、圆白菜，一锅杂烩，大家围着吃菜喝汤。现在中央戏剧学院的安林同志就是名厨，他不但做得好吃，而且特别能吃菜，我们称他为“菜虎”。

当时我们年轻调皮，有时把点油灯的清油也拿来炒小米饭吃，总务科发现了就在油里滴了煤油，不声不响地制止了。

胡蛮戒烟和改名

胡蛮同志是抗战后从苏联回到延安的，我们都很尊重他，他也向我们报告苏联的美术。他那时吸烟斗，并且还有一个装烟丝的橡胶烟荷包，在当时自然是十分了不起的。胡蛮同志当



华君武集

时住在东山，和我们西山遥遥相对。某天，我们看到他在窑洞门口的半山草丛里找东西。事后别人告诉我说，他前一天决心戒烟，把烟斗和烟荷包都摔到山下以示决心，没想到第二天烟瘾犯了，顾不得面子，又到山下找回了他的烟具。胡蛮同志喜欢不断改姓换名，他在去苏联以前原名王钧初，因为表示革命就要用苦力，又用罗思(列宁在《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》中说，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，比喻为齿轮和螺丝钉的关系。罗思即螺丝钉之意)。他从苏联回来时用的名字叫王洪，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他又改成了旺红，当时钟敬之同志说这个名字不像男人的名字，他又取名胡蛮。未几，胡宗南进攻边区，延安《解放日报》社论抨击国民党，称胡宗南为“胡蛮”。胡蛮同志大概着急了，又改成了祐曼，并且还解释，这是外语中“人道”(Г у м а н и с т)的意思。胡蛮同志进了城就再也没有改名了。当时有些同志改名，也是表示革命的意思，只是他改的次数多一些。

马达花园

马达同志是左翼时期的版画家，他在延安时是“鲁艺”的教员。他在他住的窑洞里面外面都做了土沙发，用土垒起沙发的形状，再用湿土糊上后抹光，还铺上一些破羊皮，这在当时就了不起了。窑洞的木柱上还刻着鲁迅的语录，门外也做了沙发、花坛，因此被大家称为马达花园，茅盾同志在延



补 丁 集

安时还夸过马达花园。马达同志在“十年动乱”时被“四人帮”迫害死了。

对外宣传

那时，延安受到国民党严密封锁、重兵包围，向外宣传我们的艺术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但是到1944年，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统一战线，美军也有一个观察组住在延安。我们利用这个关系，向美国介绍了延安“鲁艺”的木刻艺术。当时由蔡若虹同志和我负责，请当时在“鲁艺”美术系的木刻作者古元、彦涵、力群、胡一川、罗工柳、焦心河、夏风、郭钧等拓印自己的作品，然后由我们贴衬纸(极粗的有色彩的马兰草纸)，糊了纸袋，把木刻装成一袋一袋的，上边还写了毛笔的中、英文。当年我们通过美军观察组带去美国的木刻封袋，前几年由一位美国友好人士又带回来了，现在实物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，时隔三十八年，也是一件革命历史文物了。

马蒂斯之争

说实话，延安“鲁艺”的图书馆，藏书是不多的，美术方面的书籍、画册就更少了。我记得胡蛮同志当时从苏联带回来一些单页印刷品，就视若珍宝了。

焦心河同志似乎没有受过什么专业训练，但他是一个很有



艺术才华的同志。他后来曾经想从事文学创作，可惜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牺牲了，否则他也许已成为作家了。这点并不奇怪。作家华山原先也是搞木刻的，他和我都在“鲁艺”美术工场工作。庄言同志是扬州人，抗战爆发后辗转山西二战区，后来到延安“鲁艺”也在美术工场，他和焦心河当时都画了一些田园风景的水彩画。我记得其中有一幅是紫色调子的荞麦田，现在想来，作为一种练习并无不可。

从前方回来的搞文艺的同志，他们在前方确实是十分艰苦、英勇战斗的，例如木刻作者陈九同志就是在前方战斗牺牲的。他们回到延安，看到一些同志还在画田园风景，玩弄色彩，就不免有些不顺眼，因此就爆发了一次“马蒂斯之争”。批评者认为是一种错误的倾向，罗工柳同志就是其中比较激烈的一位。

王朝闻的“开天窗”和花茶

王朝闻同志原来是学雕塑的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捏泥菩萨的。但是在延安“鲁艺”，当时要有一间做雕塑、还要有天窗的房子谈何容易。美术系要盖一间可以画素描的画室，还是由王曼硕同志带了学生上山砍了树木，运回来自己动手兴建的。既要开天窗，就必然要玻璃，哪里来的玻璃？当时许多负责同志住的窑洞的窗户还是用纸糊的。王朝闻无可奈何，只好空喊天窗，发发牢骚。没有天窗，克服困难，也做雕



补 丁 集

塑。现在大家看到的《毛泽东选集》上的毛泽东浮雕像，就是他在延安创作的。

延安从来没有茶喝，用自己的瓦盆(既是饭碗，又是水碗)在伙房里舀些开水放着，渴了就喝。那时如果有个搪瓷杯子就是奇迹，一般是没有的。王朝闻忽然发明采集酸枣树的嫩芽来焙制“茶”叶，酸枣树漫山遍野都是，于是有一阵，大家都喝起“茶”来。后来又有人加入后山采集的野蔷薇，就变成花茶了。



华君武集

毛主席看漫画

关于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，我最想讲的一点，就是它解决了我国几千年来文学作品的服务对象问题。它是划时代的篇章。当时能聆听《讲话》觉得很光荣，但不像人们想像的听了以后很兴奋，马上就接受了。我是琢磨了好几年才逐渐理解的。

首先是为什么人的问题。我去延安前还是小资产阶级的立场，是站在民族的立场上反帝反封建的。

座谈会号召我们下去熟悉人民的生活，学习人民的语言。《新儿女英雄传》的作者孔厥下去以后，记录了老百姓的生动语言，形象鲜明。我也学着搜集，用在我的漫画中。群众熟悉这些语言，自然就看懂了我的漫画。逐渐的，我认识到了文艺



补 丁 集

民族化和大众化的重要性，两者各有内涵而又不可分开。画了一些受到大众欢迎的画以后，我很受鼓舞，渐渐地理解了我们的文艺创作必须为大众服务，反映人民的声音，与时代的脉搏相合。

1942年，蔡若虹、张谔和我在延安搞了次三人漫画展，在延安轰动了，毛主席也去看了。他讲了很多，我当时很懵，不是很懂，只记住“漫画要发展”。后来，我画了一张漫画《1939年所植的树林》，画面只有一棵光秃秃的小树，是讽刺管种不管养的现象的。毛主席看了以后对我说：“延河植树不好可以批评，但应指明是哪一段，比方说王家坪不好，就应该指出是王家坪，否则就成为整条延河植树都不好了”。



华君武集

“鲁艺”漫忆

从罗雪村同志处看到了他的延安之行的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旧址写生，其中之一是桥儿沟的一座天主教堂，它引起了我许多回忆。就说那一座教堂，当1940年我们迁入以后，毛主席、朱老总、周恩来都曾来过。毛主席在那里跳过交际舞，他的舞姿是很独特的，有点像中国人踱方步，而周恩来则是很高雅地道的交际舞。记得教堂里还演过《黄河大合唱》、《生产大合唱》，也演过果戈理、契诃夫的戏剧。

教堂西侧有两排石窑洞，之间有一块空地，也可打篮球。毛主席曾在那里对“鲁艺”师生讲过话，号召大家到群众中去，提出了“大鲁艺”、“小鲁艺”的问题；平时周扬同志作全校性的报告也在那里进行。最引人的是周立波的“文学讲座”，很多学生为他讲解的《被开垦的处女地》和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所倾倒。1942年，那里也开过审干的大会，在被康生的“特务如麻”所歪曲的坦白运动中，诗人李又然说了“我看到的康生，他的眼睛都是发绿的”，遭到大会斗争，也是在那里进行的，只是当时只有“逼供信”，还没有发明“喷气式”而已。

大家自带小板凳在那里开了许多内容的会议，也可说是一种户外课堂，印象很深的是地上的跳蚤太多，开会时“千军万